

遥远的白茅根

□ 刘衡稀

六岁的初夏，是我和父母的第一次分别。

那天，直到母亲骑自行车准备离开，我才知道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决定把我寄养在乡下爷爷奶奶家一段时间。我跟在母亲的自行车后追趕着，大哭大叫，嘶哑着喉咙恳求她别把我丢在这里。奶奶用力地拉着我，哄着我：“别耽误妈妈工作，小孩子听话！”年幼的我对这番话并不买账，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死死地拽住自行车后座不让母亲走。

初夏的早芦苇郁郁葱葱，遮住了夕阳的暖光，傍晚的凉风吹来，越发显得凄凉。母亲也流泪了，低头把车停下，抱着我哭了。母亲推着自行车带着我从那条路回去，我心里暗暗窃喜，以为自己成功了。

大人总是这么会哄骗小孩子。

母亲把我带回了那栋小房子，打水给我擦了擦脸，试图给我讲大人世界的道理：“爸爸妈妈要工作……过段时间就来接你……你要乖乖的……”我不想听这些，可是有些计策再使第二次就没用了。在我撕心裂肺的哭闹中，在奶奶不耐烦的一声声“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中，母亲还是狠着心肠推着自行车离开了。

我追出去的时候，只能看到母亲推着自行车逐渐远去的背影。我多么希望母亲能走得慢些，多么希望她能改变主意回头带我离开。我努力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了一丝母亲回头的迹象。可是她只是推着自行车不停地向前走着，她的背影

和远处慢慢落下的夕阳一样，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留在了乡下。爷爷奶奶的小房子，几根粗糙的木头插在小小的墙洞里，就成了窗户。洞口旁是裸露的稻草和的黄泥，晚上伸手就可以触摸洞外的黑夜。夏天的夜与蚊子共舞。

没多久，我就适应了这旧房子。我爱上了乡村的野孩子生活。我的快乐是青草地上低飞的蝴蝶，是不知名的剥了外皮能吃的树枝，是清晨氤氲雾气里清新的草木香混着泥土味和灶里燃烧的柴火的人间烟火味……

我可以在青草地里尽情打滚，让青草翠绿的汁液为我重新染衣；我可以从小路的开端一口气跑上山坡尽情喊叫；我可以在清晨四时，一个人跑到水塘边看太阳升起，看着太阳的光辉慢慢浸染整个水塘，然后虔诚地捧起红色的水来洗脸……年幼的我跑遍了每一块稻田，走在小路上甚至连下一个转角的小草是什么样都能在脑海里描摹出来。这样的生活让我站在小路尽头回望爷爷奶奶的祖屋时，也觉得它添了几分可爱。

日子过得既慢也快，等父亲回到乡下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野孩子。父母决定把我从爷爷奶奶的小房子接走了。

临走前，白茅根已经能吃了。小路上，田埂边，山坡上，到处是绿色的茅草，根部微红，看准芯部轻轻一拔就能把可以吃的部分给拔出来。我开心地从小路口拔到水塘边，再拔到

山坡上，没有干净的塑料袋，我把纸袋子小心地拆了出来，把我心爱的白茅根装进去，装得鼓鼓的。睡觉的时候，我都抱着那四四方方撑得满满的纸袋子。

离开的那天，是夜里三时，外面的天空蓝黑蓝黑的，下脚看不见路。爷爷骑自行车送我去车站。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手里紧紧抱着装满白茅根的纸袋子。在下大坡的时候，自行车突然一歪，爷爷和我都摔下了车。

黑暗中，宝贝袋子不见了，我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心慌！我恳求爷爷帮我找一找，但天太黑，时间太赶，没有找到。我一点儿也不想走了，我想找到我的宝贝袋子，那个用廉价的纸袋子装着的是我的宝贝。

再次坐上自行车后座时，我一直回头望着摔倒的地方，只有蓝黑的夜色，什么也望不见。我的宝贝袋子可能就安静地躺在大路上，注视着我远去，就像母亲离开的那天一样，慢慢地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如果它会说话该有多好啊，只要它说：“我在这里，带我离开吧。”我一定冲回去带上它一起离开。

后来，乡村的那片土地重新规划了。长大后，我曾回去过，那栋旧房子已经被推倒，全部改成了稻田。站在小路的尽头回望，我看见了路两旁茂盛的早芦苇遮挡不住的阳光，空气中闪动的光圈仿佛把两个时空重合了。我依稀看见那个装满白茅根的纸袋子还躺在黑夜的路上。那个曾在这条路上哭着喊着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田园即景

□ 张忻霖

夕照下的湖面浮跃着碎金
高高的天幕上伶仃的月牙在湖面起起伏伏
青头鸭成群地钻过鸭舍前的芦花
在赶鸭人的吆喝中嘎嘎闹着返窝

老汉将稻田里肥硕的禾花鱼投进他的小鱼筐
急急地归家
厝里的阿婆坐在旺旺的炉火前
火光映照着她的银发
皱纹随着笑容荡漾了开去

月上中天
晒谷的场子中码放着堆堆稻垄
门前只有夜行的花猫儿还在游荡
烛影里的孩子舒着眉，阖着眼
在低喃的小调中沉沉进入梦乡

暗恋

□ 祁洁蓉

鲜红的车厘子
如同一颗一颗滚烫的心
包菜叶子就像贝壳
耳畔恍惚传来咸咸的风

这俗世
有米开朗基罗式的写实
还有波提切利式的温情

雨停了
你的伞低垂在身前
像蓬蓬小短裙

奔赴盛夏

□ 邱艾嘉

理想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天空又高又远，用笔刷蘸了清水和蓝色水彩，一层一层极淡地刷溜而过。浓密苍翠的绿荫杳无尽头，偶有细碎的金光从罅隙中漏下。此时的路上不应有汽车飞驰，而是有孩子疯狂地奔跑，少年骑着单车而过，风把他的白衣吹得鼓鼓的。

这样的画面，仿佛永远也不会老。

都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少男少女与旺盛生长的植株一般，栀子花的香味尤像爱情甜蜜的芬芳，乘着风唱着欢乐的

曲儿弥漫到好远好远……夜雨中的栀子花，更具湿漉漉的幽魅，纠缠不清的暧昧。你是否还记得年少时和你一起看夏日晚霞的他或她？或许时光已经走远，但留下的是内心深处永远的美好。

无西瓜，不夏天。谁的夏天里，会少了西瓜、Wi-Fi和空调呢？“夏天”这两个字，似乎是一半红一半绿，是用西瓜红的瓤、绿的皮绘就的。我觉得汪曾祺老人家写的吃西瓜最有味道：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我最怀念的西瓜，是在没有空调的高中教室里，下课后和同学疯跑出教学楼，去食堂吃完饭后，在水果窗口买小小的半瓢西瓜，小口小口地吃完。

再去校园里的小卖部买一根雪糕慢慢吮着，晃悠悠走向教室。

教室里涌动着少年运动后的汗味，有打包带来的凉皮香，还有小卖部阿姨刚擦洗过凉席的竹木香似乎也把我带到了教室，混合着驱蚊花露水的味道。这是一种叫高中生活的的气味，总在每年夏天如约而至地飘到脑海中来。

立夏过后，妈妈一准会拿出去年夏天酿的青梅酒。青梅是老迷糊山上的青梅花结的果子。淡甜的酒味里飘忽着梅子的酸涩甘冽气息，是腴腆青涩的味道。梅子总是能奇特地解除油腻，偶尔发现的一种冰花酸梅酱，是广东人蘸着吃烧鹅的，味道是如此之美。

夏天啊，就是这么美好，与蝉鸣晚霞相伴，让人想起校园，想起青春。

